

冬天的仪式

文/马亚伟



季节变换,大自然总会传递一些信息,催促着人们跟随着季节的鼓点,欢快地舞动起来。北风吹起冬天的号角,人们便纷纷忙碌起来,储藏食物、盘炉子、做棉衣等等,用不同的形式迎接冬天。这些活动,几乎成了冬天的仪式。

每年霜降以后,父亲都会储藏大白菜。他把满地的大白菜砍下来,在菜地里挖地窖,把大白菜放到地窖里过冬。风

很冷了,父亲却忙得满头大汗。他一锹一锹地挖着土,还不停地对我说:“瞧今年的大白菜长得多好,冬天咱就有的吃了!让你妈给咱做白菜炖粉条,白菜可是咱家菜,要多好吃有多好吃。”地窖挖好了,我抱起一棵棵大白菜递给父亲,他把大白菜整齐码放在地窖里。大白菜全都放入地窖了,父亲在上面填上土,盖上玉米秸,给大白

菜们一个踏踏实实的家。父亲拍拍衣服上的尘土,笑眯眯地说:“这样大白菜就不怕冻了。”我想,再冷的冬天,大地母亲的怀抱都是温暖的,白菜们躲进地窖里就可以安睡了。大白菜相伴的冬天,也是温暖的。

夜里的风有了呼啸的声响,第二天早晨,父亲就忙着在外屋盘炉子。我现在想,为什么父亲不说“垒炉子”或者“砌炉子”,而说“盘炉子”。“垒”和“砌”好像是简单的、机械的,而一个“盘”字,带了温度和感情,要把冬天的岁月盘点一下,这样想着,心中就升腾起一种希望,一种温暖。盘炉子并不难,和点儿泥,用砖头一层层往上垒。还要用炉渣灰、土什么的砌好炉膛。父亲是个出色的瓦匠,盘炉子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。他盘的炉子,烧得特别旺,而且好封火,省煤。我看着父亲盘好的炉子,想象着寒冷的冬天,我们一家人围着烧得很旺的炉火,吃炖菜,烤红薯,炒花生,觉得幸福就在眼前了。

冬天来了,母亲也一刻没闲着。她忙着腌菜,做棉衣。母亲腌菜的手艺是一绝,她会选

一个晴好的天气,在小院里忙起来。她把自家地里种的白萝卜洗净,擦成细丝,用盐杀杀里面的水分,再把水分挤出去。然后,母亲开始准备各种调料。盐、酱油、白糖、白酒、素油、尖椒、蒜、姜,一样都不能少。母亲说,每一种调料都不可缺少,缺了一种,就腌不出那种味道。母亲把白萝卜丝放进大搪瓷罐里,再把调料一样一样放好,拌匀,然后把搪瓷罐封好,就等冬天吃了。朔风呼啸的日子里,小火上慢慢熬一锅粥,熬得糯糯的、稠稠的、香香的,就着腌好的咸菜吃,觉得日子像粥一样暖了。

母亲还要为一家人做棉衣,祖母最喜欢穿她做的棉衣,说穿上舒服。我们孩子也不闲着,在母亲做棉衣的时候,要几块碎布,缝沙包,缝毽子。冬天到了,孩子们也要动起来。越是寒冷的日子,越要动起来。

智慧的人们在寒暑更替中总结出生活规律:万事要提早打算,才能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。人们迎接冬天的种种活动,就是冬天的仪式。忙碌过后,世界就进入了冬天的童话中,天再冷,心也安然。



手心里的温柔

文/王纯

朋友送给我一幅她亲手绣的十字绣。这幅十字绣堪称艺术品,是一幅翠竹图。翠绿的竹子栩栩如生,整幅图精致而富有雅趣。我把它挂在书房的墙壁上,时不时抬头望望,觉得赏心悦目。苏东坡诗中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竹有君子之风。与这样一幅图相守,好像真的与竹朝夕相对了。

这幅十字绣,是朋友在花掉很多个日日夜夜,一针一针绣出来的。我想象着,她端坐在椅子上,轻轻挑动绣花针,静静地把美妙和灵秀一点点绣进去。她面容平和,嘴角的微笑一定花朵般静美。朋友说,那样的过程是一种享受。作品里融入了人的创作灵感和感情,细密的丝线间,满是手的温度和心的温度。

只有纯手工的东西,才可以称得上“作品”。如今,手工制品越来越少了。环顾我的周围,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流水线上出来的。流水线上的东西,带着千篇一律的刻板,仿佛面无表情的人一样,冷漠乏味。在这个讲究高效的机械化时代,有谁会静下心来,完成一件手工作品?

手工的东西,就像用时光熬制出来的一味中药,有深厚的感情和醇厚的味道在里面,会慢慢地滋养着你。我记得小时候,母亲每年都给我们做棉衣。长大后,我嫌棉衣穿在身上显得臃肿,就再也不穿母亲的棉衣了。有一年,天特别冷,我得了一场重感冒,竟然缠绵了一个多月还不见好。母亲说:“天冷,你穿的单薄,感冒才反复的。我给你做件棉袄吧。”她拿出漂亮的花布和新棉花,开始做起来。我靠在床头,静静地看着母亲做棉衣。她剪布料,絮棉花,飞针走线,动作娴熟,得心应手。只见花布,棉花在她手里翻飞,那一瞬间,我觉得母亲像一位诗人,为女儿做一件棉衣何尝在写一首诗,起承转合,抑扬顿挫,就是在进行着艺术创作啊!一会儿工夫,棉袄就做成了。我穿上棉袄,暖暖的,感冒真的很快就好了。母亲亲手做的棉袄,胜过商场里所有的棉衣和羽绒服。我知道,棉袄的千针万线里藏着母亲深深的爱,母亲的爱才是一剂良药。

我也喜欢自己亲手织毛活。年轻时,我给心上的他织过一条白围脖。那时候,他还是我的恋人。我在风雪飘落的冬夜里,把长长的毛线织成成长的围脖,想要拴住他的心。冬夜寒冷,我的手却是热的,心也是热的。我憧憬着牵着他的手,走过一生的温暖岁月。他带上我织的白围脖,高兴极了,兴奋地说:“你亲手织的,温暖牌的!”我想,只有手工打造出来的东西,才配得上叫“温暖牌”。多年后,我帮他收拾旧物,看到他的箱底居然珍藏着我为他织的白围脖。他珍藏的不仅是围脖,还有我的心意和那段美好的岁月。

我想,不管这个时代如何发展,手工制品永远不会消失。手工是一种温柔的艺术,我们的指尖之上,会开出最美最动人的花来。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:dlwbahanghe@163.com

不要“麻烦”孩子们

文/丁松英

这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,空气中充满薄雾,氤氲在疏密有致的树叶周围。

张家老太太的大儿子一手端着碗稀饭,另一手拿着个馒头。他佝偻着身躯,步履已有些蹒跚,边走边声音洪亮地喊着:“妈!你饿不饿?我给你送饭来了。”这好像在说给另外的两个兄弟听的,又好像说给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听的。大家都知道张家的大儿子今天尽孝了。

张老太用昏老的声音回应着,虽然她的儿子已年过花甲,她依旧喊儿子的乳名,一边接过儿子送过来的饭,一边埋怨端过来的饭太多了。她慢慢地吃着晚饭,不怎么说话。吃不完的馒头她放到挂在墙上的竹篮中,篮中已有很多发霉发黑的馒头。

九十多岁的张老太已经行动不便,偶尔她还会做饭,把篮子里积攒的剩馒头用刀

切切,放到锅里煮煮。她颤颤巍巍点着火,满是皱纹的脸上有几道灰印,干枯的眼睛里充满了被烟熏出来的泪水。她的简陋的厨房外,总有几个调皮的小孩在那里玩耍,偶尔会关注一下这个神秘的老太太。老太太的饭终于做好了,她把饭盛到碗里吃起来,这饭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无法下咽的。老太太想起在很久之前买的香油,让旁边的小孩帮她摘下挂在墙上的油瓶。瓶中只剩下些油渣,老太太倒了半天什么也没倒出来,她开始咒骂谁偷了她的油,估计是放得太久都蒸发了。

老太太病了,她的腿冻伤了,已无法行走。在村里其他人的关注下,她打了点滴,其实病情并不重,如果悉心治疗的话是能康复的。但是,不知怎的,她的病情越来越重,儿子们也不再去给她请医生了。老太太好像也觉得再活会不

好意思,于是和儿子说把药也停了,别浪费钱了。几个儿子很是“孝顺”地听了她的话。没过两天,老太太就这么静静地走了,屋子里传来了拿腔捏调的哭声。陪了老太太半辈子的篮子不知被谁扔了出来,孤零零地歪躺在南墙根儿。

几个儿子开始给老太太准备后事,儿子们开始选棺木,儿媳们开始选寿衣。还特别雇了耍狮子和唱戏的两拨人马,她的小院又开始喧闹起来了,可惜,这么风光的场面,老太太看不见,也听不见了。

第三天一大早,老太太就被送进了火葬场,据说是因为



那天去火化的老人很多。村里的一位大叔调侃地说:“活着没享福,死后风光给谁看呀?要是感觉自己快死了,就先蹲到火化炉那里排队去,免得麻烦孩子们啊!”这样的话让人初听后哈哈一笑,细品味,却让人掉泪。

让我们的心变得坦然

文/丁松英

今年回老家,正好赶上村委会播放露天电影,吃过晚饭,我也连忙凑个热闹。放的是部九十年代老电影《天堂的孩子》。

影片中,空气仿佛被凝聚在了一起,有一座似黄土砌成的古老城墙,城内生活着大大小小的人们。然而,他们并不呆板木讷。尽管邻里间时有争吵,总有分歧,但是他们总不会记恨在心,此情此情,不禁让我想起鲁迅的《故乡》。

鲁迅笔下的《故乡》里,那个“少年闰土”变成后来的麻木迟钝的“木偶人”,那个“豆腐西施”变成后来的刻薄卑陋的市俗妇人,在那个“故乡”里,时刻散发一种悲凉气息。可是,同样的贫穷落后,却孕育了截然相反的人生。影片中的那个父亲,虽然天性胆小,内心深处却始终相信他能创

造一片天,并去探索道路。也许是因为他太紧张吧,他的一些行为就显得很是滑稽:上门自荐做园丁,言辞不清竟不如儿子。但相比闰土,就显出他的幽默可爱了。因为他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,却拥有一个小小人物的鲜活生命力。

那座城里,所见最多的是巷道,是灰黑的水泥,是工人。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黄土堆成的村庄,乡间小路的温馨。争吵声仿佛从不间断,马路上的喧嚣也不曾停歇,但这不妨孩子们生活的安宁。也许他们因为经历许多事而变得懂事,他们要足够勤劳,不能任性,但是他们因此活得纯粹。他们面对很多烦恼,但同样也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。因为他们不曾挥霍,便也没有体味过那滋味,这点值得庆幸。因此,他们并不觉得活得辛苦。我看到,那些孩子们活得

很知足也很快乐。就那个丢了鞋的最无辜的小女孩而言,她能接纳一个穿着她的鞋的小女孩做好朋友,这便是最大的宽容了,即使那个人也是无辜的。若我是她,我不敢肯定当时的我会不会觉得太委屈而偷回原本是自己的鞋子。但我想,那个捡到一支心爱的笔却诚实地及时送回的画面,我不禁又释然了。

小城里的故事,让我唏嘘不已,却没有因此落泪。我想,我应该为他们高兴吧,所以最不需要的便是眼泪。虽然他们活得贫苦,但同时活得温暖。他们是一群活在现实中的真正的人,现实远不如幻想精致,所以他们常为此受伤。而我们却是一群活在不切实际的理想中的人,从奢侈的服饰到住行,因为幻想永无尽头,追寻的目标似镜中花水中月,

所以我们常陷入一场没有来由的怅然失落。所以他们伤口愈合能力越来越强,而我们却越来越懦弱不堪一击。在这里,我为自己叹息,因为我的消极的渐渐失色的世界。我的世界也有一点什么来支撑,让我舍弃颓废。

影片中,看不到多少亮丽的色彩,见不到多少柔和的光线,但带给我的却是不能熄灭的光明。恍惚之间,我见到了“美好”。心里满满的安乐祥和。于是,我明白,人活着就要用一颗坦然的心去包容生命中的种种幸与不幸,要随遇而安,而不是安于现状。我更明白一句话,人活着是为了明天。

我想起海子的一句诗:“我只愿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”记得刚看到这句诗时心里的嘲讽,认为这是痴人说梦,但现在我也有此一愿了。